三才廣志

刑

恤眚災赦

易解大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程頤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為解也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君子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解散則行解釋也

舜典曰眚災肆赦

朱子曰眚災肆赦言不行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此法外意也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孔穎達曰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
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
蔡沈曰疑於刑則質於罰也疑於罰則質於
過而宥免之也
周禮司刺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
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春秋莊公二十三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啖助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
胡安國曰肆眚 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
眚災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
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
刺掌赦宥之法未聞肆大眚生也大眚皆肆
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

允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姦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者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者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熾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馬　臨曰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可矜或以其事可疑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

之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為之斟酌所
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
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犯在赦前則釋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
不詰于是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 今觀管
仲所言及史記所載陶朱公救子之事則知
春秋戰國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初即位大赦天下

漢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匡衡上疏曰陛下
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
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
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
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 民者陳之以

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
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
靡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
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試
刑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光武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
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
章帝元和二年以祀明堂大赦天下繫囚在赦
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
覺者郭躬奏曰聖恩所以減死使戍邊者重人
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
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恩宥死罪以
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

前犯罪死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咎諂金贓以
全人命有益於邊帝善之即下詔赦焉
王符曰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
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謹飭之人身
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
横加誣告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
侵陷而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
者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十
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犯罪法怨毒之家冀其
事發以解蓄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
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
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
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先王之制刑法也

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赦以解散之此不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

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無藝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也

漢帝禪延熙六年立后大赦孟光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軌之惡禕謝之初丞相亮為相十四年纔兩赦時有三公大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以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益何於治

於陳壽曰諸葛亮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

南宋武帝永初二年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曰郊祀天地脩歲事也赦彼有罪夫

何為哉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昔文王作刑罰赦無赦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天下有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宣宗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年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行寬省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

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含冤生者怨非所
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周飢克殷而年豐衛旱
討邢而雨降是則誅罪録冤或合天意亟宜決
滯乃副聖心也

五代時溫韜發唐諸陵唐莊宗時入朝賜姓名
曰李紹沖韜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旬日
遣還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朱
溫相將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謂我何莊
宗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者
將何處必于未赦之前擬情法審輕重而區
別之使獨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怨
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

然自祖宗來以正歲遇郊則赦此常制也世謂三歲一赦于古無有景祐中言者以為三王歲祀圓丘未嘗輒赦自唐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寬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以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無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即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欲此仁宗嘉祐中斈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吏發人積年罪狀數按人赦前事及奏劾事輒請不以赦原減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此類者以故違制書坐之御史呂誨亦以為言乃

下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外我公言
内緣私忿欺狡昧尚陷善良又散誑令者所以
興天下更始而有司多按欵前事殆非恒命令
重刑罰使人洒然自新之意也今自有上章告
人罪及言欵前事者訊之
元丙僧肅作佛事或恣意縱因以售其姦宄俾
善良若喑啞而飲恨
国朝　欵宥
凡今後若遇
國家欵宥除見禁未判斷決罪囚該欵者並行
釋放其有經斷已決徒流及遷徙烟瘴地面
安置之人即係已絕事理除徒役俟年滿散
回外其餘流遠安置之人並不許放還

三赦

司刑掌三赦曰幼弱老耄春愚出禮周

妻孿

宜思妻孿之懷薫息解網之出六帖

小利

管仲曰凡赦者小利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

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

無赦

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出文中子

不赦

管仲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

大酺

漢武帝元鼎元年赦天下大酺三日

賜酒

元封元年甘泉產之九莖賜雲揚百户牛酒

作芝房歌

更始

漢承兵革之後比屋可刑故申以大赦之命

滌蕩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天下為槩

而不常失時宜矣出漢紀

枯物

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宜有

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危貢以長奸

宄禕顧謝而已出蜀志

除殃

宜發號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賛揚布澤出晉郭璞傳

顯義

赦以顯義後岑彭傳

布信

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出盧坦傳

銀印

孫皓天冊元年吳群言掘得銀印長二尺廣三分上刻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

玉璽

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蓋王莽時璽也赦者因增其三字元海以為己瑞大赦天下也出前趙錄

烏啼

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爲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爲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閣云明日有赦後改爲南州因製爲烏夜啼曲

蠅集

載記符堅欲赦與王猛符融密議于甘露堂親爲赦文有一大蠅集于筆端俄爲小青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出義慶傳

止息

止息既及于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出韓文

和氣

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久周於四海出劉禹

錫改元赦狀

鷄竿

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生建金雞於仗內籠脩竿而揭起出西都賦

罷鼓

乃建雞竿伐罷鼓帝命出皇恩普錫巽風作解雨罷文粹

賜民爵

漢高二年赦罪大賜民爵文帝即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景帝五年立皇太子爲常山王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宣帝元始元年鳳凰集膠東千乘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祖税勿収

詔賜帛

宣帝元康元年詔曰鳳凰集大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景先休烈獲蒙嘉瑞其赦天下賜鰥寡孤獨孝弟力田帛

赦殊罪

高帝五年下令曰兵不得休息萬民勞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武帝元封六年行幸河南祠后土昆田出珍物化為黃金神光三燭赦海陰殊死以下

赦死罪

景帝四年夏蝗秋赦死罪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赦淮陰賜中都死罪以下章帝章和後元年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郭

殊上封字曰聖恩所以减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甚衆而詔令不及惟天恩莫不蕩宥帝善之下詔赦焉

赦軍士

武帝建元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赦敗爵

赦敗爵從等

赦過租

天漢三年赦行幸所過租

赦繫囚

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

地震赦

武帝建元四年地震赦宣帝本始四年地震

大赦

秦時赦

武帝元鼎五年秦時於甘泉天子龍郊見夏赦天下後元元年薦郊時光景並見赦天下

雍郊赦

景帝五年雍郊見五帝赦天下

景星赦

後主景曜元年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頤元赦

後吳漢病篤上親問之曰臣愚謹無赦而已

不妄赦

諸葛亮二十餘年赦不妄下

唐武后南有大榭樹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
雞樹又唐中書令供赦日植金雞於仗南竿
長七尺有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幡長七尺
盛以絳繩將作監供焉集百官父老囚徒坊
小兒得雞首者以錢米或取絳幡而已出百
官志

丹鳳門

幸丹鳳門大赦天下韓文公元和聖德詩

草赦令

張易之誅韋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
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允據　詔辭援
筆而就

駁赦論

五代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張允為駁赦論以赦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三人之訟一有罪而無一罪若有罪若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赦我矣赦災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亦喜人為惡也凡天之災降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矜寡正刑罰而已是時高祖方好言覽之大喜

管子曰無赦者若痤疽於礦石委轡以馭[illegible]

也礦石療疾也

車駕西都

高帝五年車駕西都長安大赦天下

士夫新業

武帝元朔二年詔曰百姓之未洽于教化朕

嘉與士大夫新厥業祇而不鮮其赦天下

赦所過徒

元封二年冬上行幸雍祭瓠子河決制命侍從

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過徒

赦今年租

五年赦天下所幸縣為出今年租賦

與民更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厲精更始

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出漢宣詔

災武園赦

元帝初元二年詔天災降于孝武園館朕在

朕躬其赦天下

年飢饉赦

二年詔連年不收元元之民困於飢饉朕德

不能覆養其赦天下

改行自新

比年大赦使百姓改行自新切見大赦之後

奸邪不衰止此道之未得其務也出

衡傳

洗心更始

嘉與海內洗心更始出漢章紀

宗祀光武

明帝永平二年宗祀光武明堂赦天下于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大赦天下

宗祀五帝

和帝永和五年宗祀五帝於明堂大赦

惡胃善傷

賊良民之善者莫大於數赦贖惡人則惡人胃而善人傷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極寇賊奸宄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非以養奸猾也出漢王符述赦賦

大德小惠

諸葛亮時有言惜赦者亮曰為政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康衡不顧為赦先帝亦言治亂之道極矣曾不及赦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華陽國記

貫索夜見

貫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晉天文志

驛馬夜流

徐路繫冀州獄别駕崔隆宗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逆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出北史

將與更始

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今壯者有司多奉赦前

事累増罪過誅陷亡辜甚緣於赦小過本賢

材之出平帝紀

一切勿按

建武七年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凡有罪非犯

誅死者皆一切勿按其死見徒為庶人而罪

之命吏以文除之出光武紀

好人喑啞

唐太宗謂群臣曰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

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于幸死也

小人之幸

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也出刑志贊傳

責躬大赦

太宗正觀二年旱蝗責躬大赦

就第放赦

安樂公主産男滿月中宗帝后幸就第放赦

天下更新

孫伏伽諫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赦之此

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

天下自新

陸子昂八科比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恩咸

得自新

天地之施

臣頌陛下廣天地之施雷雨之仁取孟拱以

來罪無輕重所不赦者並皆原洗死者還官

生者霑恩則天下孫然知所陷罪非陛下之

意也出唐書嗣傳

仁恕之道

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

紓難宥下

紓多難狀群小者惟赦而已陛下每發德音

赦宥下士並出陸贄奏議

蠲逋賑民

李吉甫言陛下降赦令蠲逋負賑飢民恩德

至矣出刑法志

風雲改色

九廟咸礼百神降詳鸞路旋行風雲改色殊

私廣被再弘莫大之恩寶歷惟新無疆之祚

出刘禹錫改元赦

天光不臨

聖德廣運浹于華夏天光下臨照徹幽細

闢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照徹四聰微趨着

期於錄用出前人賀赦表

天澤餘潤

柳子厚貶永州司馬貽書肖俛曰黨同戮手

麗貿之餘得以見与吏受天澤餘潤雖朽枿

敗腐不能生殖猶足蒸出之芝菌以為瑞

不麗為太平人

望外之澤

詔許孟容曰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得善事無

公事坐食俸祿德至渥也尚何敢更僥除弃

慶圖希望外之澤哉

感泣思奮
奉及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
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感泣思奮臣是時知
賊不足平矣出陸贄傳
宣歆流涕
德音煥然以之更始所在宣歆之際聞者莫
不流涕雖或凶礦匪人亦不為之歆戳誠之動
物乃至于斯懷衆鵰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
出前人罷兵狀
推誠改過
致理與化必在推誠忘以濟人不恡改過出
德文赦文

受昭加恩

封贊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昭光

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于種稑

嶽山川之祀神必有於申義烈之家物無不

戚　抑東平款表

勲錄爵班

衆有薄征而無強價勲勤是錄爵秩以班褒

褒有客尊賢之典惟新載素奉王宗教之出

道在斯前人習款表

仁溥施厚

滌濯剗磢磨滅瑕垢續功臣裔擢賢任荀孩

眷無告仁溥施厚出韓聖德詩

恩洪出明

恩浹幽明慶溢寰宇象德乾

前人賀表

廣務寬大

覩其罔罔相率降欵盡至廣務寬大用明惡

殺之德出甫

不原減赦

太祖建隆元年詔因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

之號曰宋改元大赦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

不得該赦

開寶四年十一月一日後今應犯強竊盜者

不得該將來郊天赦委所在長吏速告　諭

免令下民誤犯刑獄

興求實祐

建隆二年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時皇太后寢疾上憂懼乃曲赦天下以求冥祐焉出長編

極論如法

太平興國二年詔自今八月一日後吏民所犯極論如法不在赦宥之限自後每郊天大礼前約束

三年一赦

太平興國六年太宗親享太廟合祭天地于圜丘先是有奉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間趙普普曰國家 創以來具存彝制三年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

方用心無兄法師二然　逆矣

念因欽歎

真宗祥符八年赦天下先是上謂宰相曰

朕以直著之月每念繫囚欲肆赦恩宥何以

為名王旦曰今逾郊宰輔黎庶年安特畢大

慶固其宜也上曰朕前後赦文未普下以謹

罰為首今當別勻條告使四方曉解旦乃以

二事為請故特著之出長編

務從寬大

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將赦謂宰相曰文博

司御等廣詢民間利病者為條目務從寬大

称朕勤恤之意彥博等曰聖意可宰恐赦文

所載不能具悉上曰朕齋戒以見天地祖宗

赦大號於天下因澄清積弊所以條於赦令
者貴示信萬方耳出宸訓
以召和氣
天聖七年上曰朕不欲赦然捨是无以召和
氣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
與常赦不同
祥符元年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赦條之上
曰此赦與常時不同但常赦所有不能行者
並録出條目共議之庶實惠及民
並從違制
范仲淹富弼奏今後赦書内宣布德澤有所
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遵守者並從
違制論

曲盡物情

王　　吉臣毎歎前世赦宥之弊莫不幸小

人則長而惠良民則寡撫親近則厚而罷去

遠則踈非前朝以精講之則無以曲盡物情

深得民意

再犯不原

紹興四年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詔徒流罪

人經登極赦免罪再犯者不原死

爰布湛恩

建炎元年群臣因請即位其赦文略曰慰民

耳目之注敦朕腹心之言爰布湛恩誕敷區

宇可大赦天下

惟求民瘼

隆興三年正條上言帝登寶位大赦文及續降寬恤十八事並係卹民州縣未聞施行欲望降詔申敕明日朕臨朝退聽　以求詔民瘼為務自初踐位首行曠澤續降寬卹十八事而郡縣之閒不為布道維自今其各洗心滌慮恭爾有官俾予一人實惠孚於百姓

陛下新令

孝宗即位詔曰春秋決五始之要彰爰受命之符天地之大德曰生陛下繼新之令

釋囚推恩

寧宗慶元五年德音降諸路流以下釋囚扶

以　恩如慶入事

信　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
者　大惡極此又　之尤甚者也寧以
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
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
人縱使還家約期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
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
卒自歸而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
易也此豈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惡極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
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
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
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
被縱而去也不意其歸而獲免必所以復求

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求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無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而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人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　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

人道刑典

詞訟

要語

明誠詞訟所以訴不平也人之情不能無曲直曲者求以掩夫在而直者未能自以自匂此訟之所由以興也然為有司者將謂以功其是非正其曲者直以使直者伸而曲者不得以挾使有司無夲識不善理之是非則將是非舛曲亂直倒植奸偽滋正統訟紛起又欲嚴刑禁之不可得矣況又胥吏舞文旁緣為欺者哉況又賄賂行權私情囑託者哉嗚呼訟者所以訴不平于有司也而有司所以平其不平者今若此是使直

使直者終無所伸曲者終無所屈訴于縣者不足而訴于州訴于州者不足而訴于監司否則又訴于臺部訴于朝廷以瀆上之人將焉用彼哉夫折人之圭食人之祿則必任人之事而視民間事以為泛己者已為可誅然有志于慕溫飽貪榮進思所以為田宅計子孫計而于民事不啻如越視秦民陷刑戮泯泯棼棼何時已耶易曰訟有孚利見大人蓋惟見大德之人則吾之曲直是非可得而明白矣則以亦可以使斯人之無訟矣否則吾未見其可也

胡太初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情澆離機事橫生已難使之無訟惟盡吾情以聽之而已縣道引詞鞫分三入如至之日

多者數百少者亦以百數今悍其煩遂有承托後次併引者不知者訟故自有道若悍煩拖後積壓愈多雖竭其精神難理矣或謂不拘日有狀即受不免積壓然縣家事多若日日引詞則訴牒紛委必將自困本若間日一次引詞鄉將鄉分廣狹分搭遇一則引某鄉狀遇三則引某鄉狀遇五遇七遇九各引某鄉狀不得攙越庶幾事簡易了且彼有一時忿激便欲投詞需日稍久怒解事定必有和勸而不復來者此其當行者一也分鄉定日此止可為常事設若鬬毆殺傷水火盜賊不測等事亦俟待次不亦晚乎都如前之說置鑼于縣門之外不以早晚或得自擊鑼鳴令即引問與之施行若有事情急

追合救應若係與救應合追捕者係與追捕合驗視
者係與驗視卻不可因循失事此其當行者二也詞
訟判官類是增撰事理妄以重罪誣人如被毆必曰
殺傷劫財必曰劫奪入其家必誣以作竊侵墻界必
誣以發墓此類甚實因有而假此以覬有司之必與
追治者亦多要當明立榜文嚴反坐之法須令狀尾
明書如虛甘伏反坐六事異時究竟果涉虛偽斷當
以其罪罪之則人知畏而不敢飾詞矣此其當
行者三也詞訟在官不與結絕所以愈見多事
每一次受牒新訟无幾而舉詞者往往居十之
七八徒費有司之閱視徒勞人户之陳請不若
先行告示凡有訟在官如易于剖折即與
施行但有追會不齊究竟未到合聽有司區

厥不應疊疊陳詞今以兩月為期如兩月之外不親有司結絕方許舉詞不然並不收理此其當行者四也

事實

赴愬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 于王出孟子

告訟
競訟非禮不決出曲禮

下險
訟上剛 險而健訟

中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小有言
不求所爭詞不可長也　其辯明也
歸逋竄
九二不克訟　也自上訟下患至掇也
復即命
九四　免訟不　渝安貞吉
訟元吉
九五　以中守正也
訟受服
上九以　不足敬也　並出易
信而止
司市掌市之　教政刑量度禁令以償劑結
訟出周禮

治其爭
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
治之耳注古者市置有司
訟不征稅
也出孟子
速我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
雖
亦以汝從
詩
內自訟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
也出論語
禁民訟
以兩造
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出曲
禮
以邪與定

凡諸侯之獄訟　之
以邦法斷
凡卿大夫之獄訟　之
以邦成弊
凡庶民之獄訟以　之以五聲聽
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
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三以刺斷
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群臣二曰
訊群訊萬民聽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
刑並出小司寇
嗣子嚚訟
放齊曰　朱啓明帝曰吁　可乎注言

不忠信若囂又好訟也

召伯聽訟

行露　　也

僖公無訟

泮水頌　　也不于　在泮獻功

家人兇訟

作誦以　王　並出詩

聽訟猶人　　吾　　也必也使無訟乎出論

語

夢訟而爭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擊之斃之恐人

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喜

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

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旣歸告其
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
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
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
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
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
得之之主爽旦案所　而尋得之遂
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
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
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
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
欲辨覺夢唯皇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
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列子

衛侯不勝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　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

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

甯子職納橐饘焉左傳二十

子豐欲愬

鄭　鄭僖公于晉而廢之子罕止之

襄七

王叔孫蘇

周公將與　訟于晉王叛王孫蘇而使

尹氏與賂訟周公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

復之

晉執陳生

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

郤犨取貨

會于沙隨宣伯　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

主東諸侯　于宣伯而訴公子晉侯晉侯

不見公

鮒子求貨

邾　城翼魯取邾師邾愬于晉晉　叔孫婼使

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

固　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

請使當之不敢廢制故也乃不果敢坐使

各居一館士伯听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

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

歸邾范　于叔孫申豊以貨如晉

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

聽于士匄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　右伯輿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說焉不入遂處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于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　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　盟曰世世无天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　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于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国圖之下而无直則何謂正矣范

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　亦左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王叔奔

正于州犁

楚遂侵鄭至于城　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

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曰

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

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

子弱焉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

頡歸

欒祁愬盈

欒桓之娶于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

怨欒氏故與欒盈　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
子卒欒祁與其老州　適幾亡室矣懷子患
之祁懼其討也　宣子曰盈將為亂云
其誅如是懼害于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
證遂逐

季姒愬展

季公鳥娶妻于　鮑文子生申子鳥死季公
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
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
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
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
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
夜姑將殺之

南子謝疢

衛公叔文子卒衛侯始惡其子公叔戌以其富也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 曰將為亂明逐之

莒愬于晉

莒弁事以弁妾反防茲來奔 人 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情也請歸之間而師討焉

邾愬于晉

會于平丘 莒人 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云

魯人懼德命

朱愬于楚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　並出左傳

訟而斂罪

鄭弘字巨君師焦貺楚王英反引貺貺被收於道亡歿妻子禁制獄諸主俱連及乃皆變姓名逃罪弘獨髡頭負鑕訟貺罪顯宗赦其家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

訟以求直

陳寔為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　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行

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
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官司聞而嘆息
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
者

劉陶上書

宦者趙忠喪父潛為玉匣朱穆下郡案驗吏
遂發墓剖棺　聞之大怒徵穆詣廷尉太學
生　等數千詣闕　訟穆帝覽其奏而
赦之

虞詡上書

三公劾奏　盛夏多拘繫無辜為民吏患
詡　自訟帝省其章乃不罪

玉畜謹讓化鄉里有爭　者徵　蔡　皆
無怨

訟從虞決

劉虞常降身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恤齊有
無鄉曲宗之有辯　之以情理論判之

劉曠曉理

隋劉曠為鄉令人有爭訟丁寧　以義
七年獄中無繫囚獄訟絕息

杜畿陳義

魏杜畿為河東守訟者有為陳大義令歸諦
思之自後少自訟者出覩志

景駿授經

唐韋　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嗚咽

付孝　於是子毋感義

撾登聞鼓

隋文帝詔申勅四方敦理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省仍不理乃能闕申訴有所未惬聽　有可録狀奏之出

置登聞鼓

唐武后垂拱元年制朝堂所　及肺石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

出緡評訟

顔詡季父非理掾黨人桑牙諸邑求治時尹下詡因私評之私出己緡償之其訟遂息

出江南野史

雖指枉直

何易于為益昌令　閻氏在庭尉于丁寧

杖楚追之不以付吏

先歷州縣

五代後周太宗廣順二敕民有訴訟必

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者或

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

若無可倩所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

私妄訴

訟劉洎冤

高宗朝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正觀末為褚

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

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樂彥瑋獨

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據以伊

霍今置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所其

言遂寢其事

訟遂良冤

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上謂瑗曰遂良之

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

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

所毀陛下無故弃逐臣恐非国家之福上

不納

白供狀

失意遊華山縣宰方閑門決事白衣

跨驢過門引至庭下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

爲華陰縣裏不許騎驢出[illegible]邊

張造判牒

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小樹先下符牒華陰尉　張造　曰卲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曰遊豈宜斬伐乃止

出國史補

以牛還壻

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元武民依婦家者久之挈牛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于縣縣不能訴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預為民泣次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其從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以此還壻婦家叩頭伏罪元

武夫大憨

一

以牛還甥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氏王敬戍
邊留特牛六頭舅李進處養五年産犢児三
十頭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並
非汝牛舅總不肯還敬忿之經縣陳牒　雲
令　敬付獄禁教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
縣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于汝宅
上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下進
急乃吐款云三十頭牛總外甥特牛所生實
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見是敬曰此外甥也
若是即還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
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出朝野

裁

破鷄得粟

傳琥字李珪為山陰令齊二野父爭鷄問鷄何食 云頭乃 國罪言頭者遣縣

捅其神

子婿分財

張永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遺書云他日公財即以十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長以為訟婿持其遺書詣府公閱之曰汝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與手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七與子皆服公明斷

戚里分財

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宰相張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以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入一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者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者

訴割牛舌

張詠知永 有父老 牛舌為人所割詠曰汝於鄰里誰是最隙有甲氏常貸粟於不遂怨之深者詠遣去云至家徑詳之父老如教翌日有人訴盜宰牛詠叱曰

尔割某氏牛舌以償累之怨而逞致送詞
卯其人伏罪

訴市牛皮

高　為倉奴有人牛黒牛皆上有白毛潑
為州縣　倍酬其　使宣認之同
賤是賊

訴所藏錢

程明道任京兆鄠縣簿民有借兄宅以
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
也令曰此無証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
辨尔問兄之子曰尔父藏錢幾何時曰四
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
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

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尔未嵗
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所欲亂卒

坡公知洺州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轉
運司夏之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
入境捕之卒不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
其家爭鬬至殺人畏罪驚散欲為亂民
之公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潰卒
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出墓誌

望之訟究

蔡襄快刻用　殘酷知泉州時常以叔世
袁在式假判黃治攝州事與晉江令章拱
之置酒作樂袁陰怒之即掎擢拱械送

俄撲之由是除名竄流其弟果詣闕光之乃得聖朝庭不直其所為而士亦以此少之出言行錄

訟輒自止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闘　曰吾非畏汝愬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出呂氏家塾記

訟至于無

彭思永字季長南海公尊素號難治前令皆以罪去化公之誠相戒以毋犯法至于無訟出行狀

胡致堂論越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肅而民志定也以

請之政徽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畏刺
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為之而召
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
于天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兼于百州
縣之職元首叢脞而庶事墮廢矣然則奈何
曰擇　師簡法令輕徭賦抑姦猾而民之冤
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治者必為禁越訴之
赴訴者敢于陵亂不顧階級非　宗強姓則
舞文狡吏　表裏奸言亂政欺惑朝政者
也其力能自達于朝廷使變核是非顛倒微
訟必如其志而非善良貧下欲畏三尺者所
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觀
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侵不

已于是有訴人主于蠻夷如　光速者矣
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寧詛不擇苛
令衆人肆于民上以供者征求則以越訴越
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畼民情使百姓
之冤无告者皆得聞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
亂名犯分无所顧忌之大為太害也故以越訴
為是則令申不當帮以禁而非　赦令不
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宜得其入法令易
守去民之滴者豈惟越訴目息等　訴亦可
無矣

兄弟訟

事實

兄弟訴財

張詠知杭州有沈章訟兄彥均割家貲不平公抵勿遣之後半載公因過其所居下馬章與彥曰汝弟訟汝治家掌財伊幼小不知貲多少汝又分之不均果乎彥曰均平章曰不均公曰兄之族入於弟室弟之族入於兄家即時對換　莫不服

兄弟訟息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

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証

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

十年遂還同住

兄弟訟鬩

蕭保衡以妾為妻鬻田宅至　　　　家法

遂替

兄弟相鬩

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

者延壽慙是吾化不行閉閤思過又告時解

印訟者慙以田相遜願終身不爭

田地訟

以批比正

小司寇凡民訟之與比正斷其訟

以假閭聽

小宰聽閭里 並出周禮

久而不平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 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 出周紀

鄭許爭田

鄭公孫申帥師彊許田許人 諸侯伐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 晉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 訟焉皇戌攝鄭伯

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

周晉爭田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于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又周貴與晉閻嘉爭閻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從後稷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

角奎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云云今我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叔向謂宣子曰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

邢雍爭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益亦左傳

秀賚謀免

陸秀賚初為營田判官流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督之急農無

以闡往訓考實　　晉　　之

仲方申理

張仲方爲金州刺史豪人奪民田　　三疏

卒與民直

能直吾屬

李惟簡改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省長尚書

萬國後者以恩勢奪興平人田地吏懼莫敢

治及公爲金吾興平人曰父聞李將軍爲人

公平廉　　即齎縣牒求見公發視立

狀國從廢之以地還興平人

劾發其私

姚合景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

李具用謁美泉主簿未嘗度被根以田歸使

令　之　地還民

民訴涇水

昭擁公主大曆末衷內　爲碾塞不

得溉田京兆尹黎幹以請詔撤碾以水與民

人退自責

後魯恭爲牟令亶入爭田恭爲平理由亶皆

退而自責

訴括其隱

周太祖聞與田方王章供饋軍旅未嘗之絶

然往刺剝民甚苦之州縣民　田有訟至州

縣覆之以　田天下由此重出五代

史

訟子與錢

清獻公嘗知益州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
曰貧無以為養母因出俸錢以與之母出得
錄

訟婦給衣

王侍制質提知荊南府有媼訴其婦薄於養
婦曰舅姑家既窮而歸凡奉事無不盡質曰
姑雖不良　不顧若夫耶取家人衣媼又給
以廩粟使歸養之皆感泣而去

召衆茇左氏傳議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始道尚衰聽訟非
文王之心也東水而炭凍者不得西左淵右
陸溺者不得不　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
使來蓋慮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朝

而受苛自至取敗旨以二國之間背盟爾國
之興亡也避爭朱為避均益避咎其辭其史
不寧不視賦訟之所歸以為決度萬之訟近
捨朝歌而遠趨豈　從紂黜孟強於酒池肉
孫開真奇生為耳吾寧將是而觀後世陰皆
之間離互則為撻去則亡未有天其權而國
不隨亡者也
膏腴利倍　起訟爭斯人怨抑痛無聲
市公正直翻神堂百年游說為澄清季華後
隸塘
婚姻訟
亦不如從
行路邑伯聽訟也長亂之俗徵其信之敝與

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厭浥行路豈不
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穿我屋誰
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
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
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注言召伯聽斷
男女室家之訟也由文王之時被化日久故
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男雖侵陵貞女
不從是以貞女被訟而召伯聽斷出詩
亦不女從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
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
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

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之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其女用兵焉君曰　忍　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鄭放游楚於吳出

左傳

貪而求離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人
而居貧鄉人未之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
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當年立志早從師
今日翻成鬢有絲落魄自知求仕晚蹉跎甘
道出身遲金釵恁意撩新鬢鸞鏡從他別畫
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其妻
持詩詣州投牒以求別適眞卿判其牘曰楊
志堅早親　教顧負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
未沾於寸祿愚妻覩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
冀缺之妻資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良
人污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戒孰遏浮囂
妻可笞二十　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
仍署隨軍四遠聞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

人無敢奇其夫者

老不成親

陳茂知隆興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妻　諸寵所温當　而成訟判曰 而家老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按好入笑林王允升曰變竭然自謂力微心而在涂氏女青春適子亦須華落而色衰始喬草草婚姻終也忽忽聚散端喬小小思珍偶輸以少年風月寥寥不復閨逵成一夢再喚著責却與休離

貧富難易

天下無　盤悦耳卿為妖人問無正色悦目卿為妹麗色非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為晴所

棄富時所趨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見人不斂手嬌痴二八初母兄未開口已嫁不須臾綠窓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荊釵不直錢衣上無真珠幾回人欲聘臨日又踟蹰主人會良媒置酒滿玉堂四座且勿飲聽我歌兩途富家女易嫁嫁早輕其夫貧家女難嫁嫁晚孝其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如何白居易

議婚

告訐訟

訐者面相斥罪攻發人之陰私也人有陰私不切於我而攻發之惡不容掩而在我亦未為善也古者厚德君子隱人之惡揚人之善皇慶間此殘陵世風俗薄惡而使毀訐之風

作笑

惡訐

子貢 以為直者出論語

訐訐

趙廣漢爲潁州惡相乃 相或匿名相告罪

者置銗筩令投書於其人 銗筩乃瓦器

請告者

魏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兎其曹張京投書

言之帝匿京名送龜付獄高柔為廷尉

名帝怒曰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

之平不敢毀法帝乃下京名各當罪

得罪人

魏時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子充請

其書多引二京賦

許上变

武后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　所在給
驛傳洪五品食送京師郎日詔見稟辨爵賞
歆動之凡　变吏不得訶詰雖蕘　子必親
延見禀之客舘敢稽留不送者所以告罪之
故其变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

按無狀

張嘉真武后朝為大兵使明年之朝或告其
叉　帝令坐者嘉真辨曰国之重兵利
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患罪之臣恐塞言
路且為未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瞍　朦誦
百工諫庶人謗今苛生之後無由聞天下事

遂得減死

奏無罪

武后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皇嗣竇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因從其事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寃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司法司處有功罪當絞後流嶺南

紹興懲艾

宋紹興二十五年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上曰此事須痛自懲艾近日如

此行追想人情大悅感召和氣於是並除名

勒停編管召除名勒停人並放令逐便出長

施

開禧中嚴

寧宗開禧元年　告訐之禁

程大章論文帝

漢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

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質朴行之以推曾

重厚之人及其久也昔之告訐與行許語非

親者人人自重耻言人過大漢之世者可禁

而民生其學者不鎖鑠也

廣志卷之一千一百一十九

刑類

復讎

要語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謂相與為仇讎〕而諧和〔諧猶和也〕之凡過〔謂無本意也〕而殺傷人者以民成〔平也〕之鳥獸亦如之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執以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鬭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能復父讎仰無以視皇天矣乎辭之之意者
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前儒曰
先王以恩揜情以情合義其恩大者其情厚
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為讎
則一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特死
之而私與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將孰殺之而
為之備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惡其比也嗚
呼聖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使之釋讎
而不報讎鄙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
世之讎則失於大通而所報非所敵矣漢之
時孝子兄讎而不敢復則失於大義而孝弟
之情無所伸矣
稹元常曰治平盛世井井有綱紀安有私相

報讎之事然事變萬端豈可以一律論如父母出於道忽被殭寇刼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鬭與之俱生不在旁必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追思殆不欲生縱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以雪之父母之冤故不與共戴天也然冤亦非一端又若輕重何如如父母因事被人擠陷爲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尋以報復爲心或被人挾王命以矯殺雖人子之至恨然城狐社鼠不可動搖又當爲之飲恨而不容以必報爲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儻不顧事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摧害則是刑戮之民大亂之道也

鄭玄曰一說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

吳澂曰為親復讎人者之私情激因致刑者君之公法使天下無公法則已如有公法則私情不可得而行矣夫司徒掌教教民以六德之和又教之以六行之睦雖欲斯民之和協也如其不從則不睦之刑從而加焉在所不赦也而其官為乃掌萬民之難使之相辟是使天下之人得以使其私情人而君之公法不復可行於世大司徒之教獨反如必曰從人之私情則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辟諸海外亦未為得盡使之弗共戴天而後可也又曰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果如是若

將使天下以力相陵交相屠戮往來報復無有已時聖王令與決不如此之繆

朝士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鄭玄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呂大鈞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于有司殺之士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後讎之文雜見於經傳者其所以必其人營護則不執故遇之則殺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

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若父受誅子復讎則復討其子一往一來曰推刃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其子復將恐害己而殺之

唐武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武后欲 死右拾遺陳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禮以進人明罰以齊政枕戈讎敵人子義也誅罪禁亂王政綱也然無義不可訓人亂綱不可明法元慶報讎束身歸罪雖古烈士何以加然殺人者死畫一之制也法不可貳元慶宜伏辜傳曰父讎不同天勸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慶宜徵旌閭刊所以止

止遏亂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報父之仇非亂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無利與同亂誅是曰能刑未可以訓然則邪由正生治必亂作故禮防不勝先王以制刑也今義元慶之節則廢刑也迹元慶所以能義動天下以其忘生而及於德也若釋罪以利其生是奪其德虧其義非所謂殺身成仁全死忘生之節也臣謂宜正國之典寘之以刑然後旌閭墓可也請編之令永為國典

柳宗元曰禮之大本以防亂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旌其可誅茲謂僭果於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世趨義者不知所向為害者不知所立

不可為典且害人之制論理以定實罰本情以正衆聽然於一而已矣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而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無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以枕戈為得礼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胷即死無憾是守礼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憲宗時富平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果詣縣

請罪部曰在礼父讎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
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爲下尚書省議
韓愈曰子復父仇見於春秋禮記又見周官
及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之罪者也最
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
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
讎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夫律雖於
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
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
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
引經而義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
讎之則死義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
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

受誅子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於施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 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

屢之則並律無失其指也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嶲州都督張審素人有告其罪者詔監察御史楊汪按之告使告審素與總管董元禮謀反元禮以兵圍汪曹使賢審素罪既而吏兵斬元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時審素子瑝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為有司所得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代死裴耀卿李林甫謂不可帝亦謂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明於止殺各伸為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

杖殺上氏皆倚之

胡寅曰從讐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誣告擒汪受命推按遂以反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瑝與琇念其父元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斥救之言何其反哉殺法之意閑欲止殺然子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從讐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瑝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乃矜其志則免死而

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人是獨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三人之命不亦顛乎

家高宗紹興中盗發王公衮母冢有司釋之公衮手殺盗事聞兄佐為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衮之罪詔令給舍合議楊椿等謂發冢開棺者罪當絞公衮始獲盗不敢殺而歸之官獄成而吏出之使揚揚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為人子者尚當自比於人公衮發憤殺之法應死之人為無罪納官贖罪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如宜律上是之詔公衮降一官依舊其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